



平潭：海防文化的独特魅力

□本报记者 张哲昊 程枝文

日前，平潭城关江继芸纪念馆举办了一场“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”公益活动，40名留守儿童走进纪念馆，了解这位水师虎将的传奇故事。

江继芸出生在清代海坛镇侯均区右营村，在弱冠之年加入海坛水师，精武善战，屡立战功，历任参将、副将、总兵等职，被称为“福建抗英第一人”。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的江继芸纪念馆，通过少壮雄心、立志报国等板块，生动展现其成长历程和英勇事迹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地处东南海上要衢的平潭，又称海坛岛，是太平洋西岸沿海航线的必经之地，与台湾隔海相望。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，赋予了平潭更重要的使命——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重要屏障。

据地方志书记载，“闽在岐海之中，海定，闽无不定；闽之门户，又以平潭为要区”。千百年来，海防文化因子不断渗入平潭历史文化的肌理之中，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文化标识。

戍守海疆

岭顶烟墩遗址、青观顶头寨遗址、龟山古营寨遗址……行走岚岛，多处水师海防遗址生动体现着明清时期水师驻兵、操练、换防的情形。

纵观中国海防史，扼控江浙闽粤海域的平潭是一个重要的海疆地理坐标，与台湾澎湖、广东澳门并称海上“三山之目”。正如民国《平潭县志》中的描述：“平潭定，东南半壁之海无不定矣。”

宋嘉祐年间，为加强沿海防务，福州知府蔡襄将原本设在福清的巡检司迁至平潭苏澳镇门，掌管船务、出海巡警等事务，这是平潭最早的海上管理机构。后又设苏澳烽火寨，与松林和南日号称三寨，共隶福清。

明代以来，“贩海之商”增多，引起了外海流寇屡屡进犯，明政府在海坛等地设置游营，与水寨兵互为援助。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举荡平盘踞在海坛的倭寇。此后，当地逐渐形成了一套海防战略体系，还联合周边的海防要地，建立起坚固的海上防御线。

史料记载，时至清朝康熙年间，清兵移驻海坛岛，设海坛镇水师，总镇署设在原衙署，后慢慢地发展为城关地区，并行化为全县经济中心。在此期间，清政府将原来的中、左、右三营兵员，改制为左右两营，共设官兵2400人，俗称“二千四兵”。

清政府收复台湾不久后，在海坛两岸实行班兵换防制度，三年一换。所谓“换防”，指的是驻扎在海坛镇的清军水师先至台湾水师协休整，再抽选官兵到澎湖换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换防实行了约200年，其间至少历经70次换班，累计参与兵员超70万人。

为进一步强化海防体系，福建水师还将明代水师巡洋会哨制度加以沿用。彼时，每至春秋汛期，福建水师总巡都会从厦门出发至澎湖协交旗，再到台湾水师协交旗，然后按顺序返回并依次交旗，以此巩固海上巡防力量。在此过程中，许多岚台水师将士结为“生死兄弟”，甚至更进一步促成姻亲，香火延续至今。如今居住在平潭城关夏致街的严氏一族，就是当年留岚台籍班兵的后代。

在位于平潭城关的五福庙中，除了供奉五福都城隍外，还供奉着一尊台湾城隍。当时在岚台两地轮流驻防的将士，为能够在海上化险为夷，遂筹资将台湾城隍像移至海坛岛，并供奉于五福庙，祈求神灵庇佑。“渐渐地，‘一庙两城隍’的故事流传开来，成为岚台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。”平潭民俗学者赖民说。

将才辈出

走进平潭城关合掌街98号，一栋古色古香的闽南红砖建筑映入眼帘，入口处的牌匾上赫然写着“元戎第”三个大字，颇为恢宏气派。

这是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“詹厝”，即詹功显提督府大宅院，也是平潭现存唯一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官宦府邸。走进大厅内，至今仍清晰可见精雕细刻的木构窗棂、回纹花格，安静地诉说着水师世家的辉煌和荣耀。

“詹功显出生于武将世家，是晚晴水师名将，曾驻守台湾澎湖长达三十年之久。”詹功显后人、平潭文史专家詹立新告诉记者，自福清迁居平潭后，詹氏先后六代子孙行伍从军，谱写了一段段水师传奇。

清康熙五十八年(1719年)，詹家先人詹元落脚平潭，后跟随海坛水师追剿海盗，凭军功升任台湾澎湖协把总。跟随父辈脚步，詹元的儿子詹殿耀亦加入水师，屡建奇功，后署温州镇总兵。

作为詹家在平潭的第三代子孙，詹功显自幼受家庭熏陶，酷爱武艺、精通诗文，同样成为海坛水师的一员。凭借战功，道光二十年(1840

年)，詹功显升任台湾澎湖协副将。

使詹功显名声大噪的，是震惊中外的第一次鸦片战争。面对英军来犯，詹功显亲自指挥澎湖防御战，并取得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场“台湾保卫战”的胜利，扬国威于海外。后来，詹功显更是被任命为浙江水师提督，驻守宁波。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，75岁的詹功显欲告老还乡。道光皇帝亲准其奏，拨付专款在平潭为其敕建“元戎第”养老，还御笔亲题“老臣为国”匾额，以嘉奖詹功显一生忠心报国、清正廉洁。数百年来，平潭水师名将辈出，共涌现出八位提督、十二位总兵，可谓是一名副其实的“将军岛”。

“平潭四面环海、依山据险，周围有数百座岛礁，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。因地理位置特殊，当地人多熟水性。水师入驻后，越来越多海坛热血男儿以行伍为业，经过训练更是精通两栖作战，成为精兵良将。”在詹立新看来，这是平潭多出水师将领的原因。并且，清朝尚武氛围浓郁，进一步激发当地百姓的从军热情。“久而久之，平潭陆续出现了祖孙、父子、兄弟、连襟成群结队投身水师的情形。”他补充道。

抗英忠烈江继芸、靖海功臣孙大刚、振威将军施得高……说起这些名字，平潭人可谓耳熟能详。他们镇守海疆、禁烟反毒、捕贼缉盗，一生浴血苦战，在海防历史上写下壮烈一笔。

平潭还将在岛上发掘的“万善同归”水师兵员冢等遗迹移入东海陵园。每逢清明时节，东海陵园便会举办缅怀海坛水师祭奠活动，邀请水师后人、中小學生等前来，祭奠这些为国戍边守岛的无名英雄，以期告慰先烈、激励后人。

延续基因

一场夏雨后，平潭藤牌操训练基地内热闹非凡。

舞台上，一群男女老少正身着仿古武士装，左手持虎头藤牌，右手执大刀，时而翻滚而出，时而变换阵形，交织出一片刀光剑影。

藤牌操是一种制敌阵法，其来历可追溯至由戚继光所创的“鸳鸯阵”。明中期后，镇守闽浙的戚继光将藤条编织成如斗笠的盾牌，涂上桐油，画上虎头，在提升防御力之余，还能达到震慑敌人的效果。

明清年间，戚家军入驻平潭后向当地乡

勇授艺，藤牌阵法自此传入平潭。到了清代，平潭籍水师将领詹殿耀对藤牌操中的招式进行改良，并以图文形式传授于军中士兵。重新编排后的藤牌操，动作更加齐整，招式一板一眼、孔武有力，极具武术魅力。清代班兵换防制度实施期间，海坛水师还将藤牌操带到台湾营地，并传授给当地水师共同操练。如今台北故宫仍珍藏着藤牌操阵图。

在平潭，大路顶一直被视作藤牌操的发源地。“旧时大路顶居于平潭老街，此处也是海坛镇水师衙门和校场的所在地。”平潭藤牌操第四代传承人、年过七旬的蒋心华介绍说。

民国初年，不少平潭百姓因积贫积弱饱受疾病之苦。为驱邪降疔、强健体魄，民间遂兴起大练藤牌操的热潮，一时间习武之风盛行。“现代藤牌操的祖师爷陈锦和就是大路顶人。他当时是一名水师，因担心藤牌操失传，便将技击、体操、舞蹈等元素融入其中，形成了一字长蛇、二龙戏珠、三才定穴等十个阵法。由此，藤牌操才确立了流传至今的表演范式，并逐渐发展为民间文娱活动中的‘藤牌舞’。”说起藤牌操的历史，蒋心华如数家珍。

一边传承、一边改良，传入平潭450多年间，藤牌操历经辉煌、低谷、复苏，已成为岚岛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，藤牌操第三、四代传人一口气招收了20多名弟子，式微的藤牌操渐渐恢复元气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，这批弟子学有所成，开始登台表演，藤牌操方重现江湖。

为传承藤牌操技艺，2012年底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藤牌操协会应运而生，由蒋心华担任会长。2017年1月，平潭藤牌操入选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近些年，在第五、六代传人的努力推动下，平潭藤牌操已破除“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”的旧规矩，将传承触角延伸至当地驻军、中小学校，走进寻常百姓家，还开始招收“娘子军”，“新生血液”源源不断。目前，传承者和练习者达数百人之多。

在蒋心华看来，藤牌操承载着海坛儿女不畏强敌、奋发有为的精神情怀，值得更好传承下去。

焕发新韵

“今天来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珍贵文物，令人目

不暇。能够如此近距离‘触摸’平潭海防历史和文脉，真是不虚此行。”前不久，在海坛海防博物馆，来自江西赣州的兰思涵沉浸在古今交融的共鸣之中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假日时光。

眼下正值夏日旅游旺季，以海防文化为特色的海坛海防博物馆颇为火爆，成为亲子游、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。“暑假期间，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人次。”海坛海防博物馆馆长胡丹璐说。

作为全国首家以“中国古代海防与水师文化”为主题的民间博物馆，这栋三层建筑于2018年正式开业，总面积约3600平方米，设置中心展览区、场景展览区和休闲服务区三块区域，主要展示明清时期海坛海防和水师文化。

详尽的水师史料、珍贵的海防藏品、逼真的复原场景……置身博物馆内，仿佛走进一座海坛海防历史的“大观园”。“除了设置在一层中心展区的大型仿制版‘赶造战船’外，我们还按照历史沿革、海防辑要等四个篇章，在各个展馆陈列了炮筒、火铳、藤牌、圣旨、官服等300余件展品。”胡丹璐介绍道。

实物藏品与科技手段结合，让海防文化“活”了起来。该馆还利用声光电技术，模拟古时海坛山城景观，还原了“兵在城外戍守，民在城内安居”的繁荣景象。自开馆以来，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达30万人次，其中不乏台湾游客及省外游客。

以海防文化为纽带，近年来，平潭通过打造博物馆、推出精品剧目、制定研学线路、举办沟通交流等方式，将海防文化与旅游、文创、研学产业相互融合，完善并建立起了相关资源保护、传承和利用机制，让海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光彩。

2021年，台湾资深媒体人邱毅曾来岚录制《邱毅看平潭》节目，并在海坛海防博物馆取景拍摄，向更多人介绍这段烽火岁月。“海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‘宝藏’。”邱毅如是评价。

近段时间，厦门大学平潭研究院执行院长林凡一直在四处奔走，忙着筹备一场聚焦海防历史研究的活动——两岸海防战略文化高峰论坛。“我希望借着论坛举办的契机，召集来自海峡两岸历史文化界的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、挖掘清朝时期两岸海防交流历史，从新的角度、新的思路出发，合力探究两岸人文渊源，为平潭‘一岛两窗三区’建设贡献文化力量。”他说。

国不可一日无防，防不可一日松懈。自古至今，国防是国家安全的依托，是国民发展的前提。

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，自古有“闽在海中”的说法，是名副其实的上海门户、战略要冲。闽海稳，则东南半壁江山稳。闽海3000多公里岸线和岛上，城堡、烽墩、炮台等海防设施，迢迢相望。如，闽东霞浦的大京城堡、传庐城堡、惠安崇武古城、晋江福全古城、莆田平海卫、泉州永宁卫、漳州镇海卫……这些海防设施，或独立于海岛之上，或筑于江河海口，或密布于海岸，各镇一方又互相呼应，编织成一道道保卫家园的海上长城。

平潭岛位于海峡交通必经要道，历来战略地位重要，更是海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防御外敌入侵思路上，中国历来有塞防和海防之分。明代以前，以内陆防御为主的塞防，占据主导地位，如秦汉时期，防御对象主要是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，长城的功能就是防御塞外草原部落的入侵。

明代前期，退居漠北的鞑靼政权，仍是明王朝的强敌，明英宗就是在土木堡之变被也先俘获。但明中后期，来自东南海上的外敌，变成明朝抵御的主要对象。嘉靖朝的倭寇之乱，就是日本浪人、海盗等勾结中国沿海的不法分子，祸害浙闽粤沿海居民长达数十年，最后在名将俞大猷(泉州河内人)、戚继光顽强抗击下，逐步平息，恢复沿海的安定。

听海

海上长城 国脉所系

□刘益清

晚清道光朝后，政治腐败，海上门户防御松懈，海防薄弱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长驱直入，不仅国门被迫打开，还被迫签订近代首个丧权辱国的《南京条约》，开放五口通商，割让香港。之后，列强纷至，第二次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，八国联军侵华，以及一次次战败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，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东南海上门户，几乎形同虚设，随便一个西方国家，在海岸上架一大炮，都可以叫板泱泱中华。

历史经验证明，近代以来，随着工业革命、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格局加速形成，海上力量上升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极为重要的体现，海上强则国家强，海上弱则门户虚掩，随时可能受到强敌侵犯。

透过一部中国近代史，我们看到的就是海上力量虚弱，海防门户屡屡失守挨打的现象。鸦片战争后百年衰败、百年屈辱的历史，国人当世代铭记，一日不可忘却。

闽为东南门户，闽海更扼东海与南海之咽喉，居西太平洋战略要冲，这样的地理位置，使福建既是中国对外开放、走向世界的

桥梁堡，也是防御海外强敌的前沿主阵地。闽海不可一日失防，更不可一日防而不稳防而不固。回顾明清以来，500年沧桑岁月，福建人民、闽籍将士，始终勇立海防前线，从抗倭、到清平倭，让香港、澳门从未缺席。

明末清初，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在海上建立霸业，他的儿子、延平郡王郑成功挥师东渡，率舰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
清康熙年间，善于海战的福建晋江人施琅，在同是泉州人的李光地举荐下，平定台湾，促使两岸一统，施琅因此受封靖海侯。之后施琅屯兵台湾，开发宝岛，捍卫台湾主权，加快了台湾地区迈向近代现代化的步伐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几万里海防前线，福建人同国家命运共存亡的身影，更是无处不在。出生于福建厦门同安的陈化成，少即仰慕民族英雄岳飞。22岁的陈化成应募成了厦门的一名水兵，后因战功赫赫，升至金门镇总兵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他调任福建水师提督，负责守卫吴淞口海防。当他得知定海三总兵和两江总督裕禄为国殉难的消息后，悲愤许久，

感慨道：“武臣死于疆场，幸也。”英军舰炮优势强攻吴淞口时，65岁的陈化成拔出佩刀，率领将士们冲进敌中，展开近战。然而佩刀终究敌不过英军的枪炮，陈化成身中数弹，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还在呼喊将士们向前杀敌。

陈化成血战吴淞口，用鲜血捍卫了长江大门，吴淞一战也成为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战舰损毁最多的一战。

洋务运动时期，福建人率先创办船政，培养海军将才，开启中国海军近代化之先河。1866年，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和钦差大臣、福州人沈葆楨在福州马尾开办了福建船政局，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，同时设立了第一所中国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，培养了很多工程技术人员、航海人才和海军军官，因此福建人特别成为福州人就成了中国海军最早的中坚力量。当时大清的四大水师，福建水师、北洋水师、南洋水师、广东水师一半以上舰艇军官都来自福建。

1883年中法马江海战，福建水师几乎全部参战，福州人民踊跃支前，不怕牺牲，谱写了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、爱国主义史诗。虽然

福建水师舰队几乎尽毁，但福建人民在马江海战中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永载史册，激励后人保卫国家主权、国家安全和守卫美好生活，不惜流尽最后一滴鲜血！

中日甲午海战中，参战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、镇远舰管带林泰曾、来远舰管带邱宝仁、经远舰管带林永升、靖远舰管带叶祖珪、济远舰管带方伯谦、超勇舰管带黄建勋、扬威舰管带林履中，这些赫赫有名的将领都是福建福州人。

民国时期，海军军官和士兵70%以上都是福建人。海军总司令萨镇冰既是一代名将，又是民国海军总长，曾一度兼任民国代总理；1937年，在震惊世界的中日江阴海战中，两位中方指挥官都是福建福州人：陈绍宽和陈季良两位将军。这些爱国将领都是福建福州人，也出自马尾船政。因此，福州马尾也被誉为“中国海军的摇篮”。

晚清至民国，在海军的舰队上有无“任”不成军之说，这个“任”就是今天位于福州马尾君竹村的任氏家族，在当时每一艘的军舰上都有福州马任任氏家族的身影。

中国海防，连着世界。海上长城，国脉所系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，我们尤需厚植海洋国土观念，树牢海疆安全意识，为捍卫祖国和家园安全稳定，作出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贡献。